

亲密关系中男性躯体施暴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麻超^{1,2}, 毋嫒¹, 洪炜¹

摘要:目的 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探讨影响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躯体施暴行为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方便抽样的方法,在新疆地区对 900 名 18~65 岁有过婚恋经历的人群进行横断面调查的基础上,采用 1:1 匹配对照研究设计,以 132 名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为研究组,132 名非施暴者作为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简版冲突策略量表(CTS2)、人格诊断问卷(PDQ-4+)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chi^2 = 13.67, P = 0.03$)、最近 1 年工作状况($\chi^2 = 10.70, P = 0.01$)、儿时目睹父亲打母亲($\chi^2 = 7.02, P = 0.03$)、儿时经历父亲忽视($\chi^2 = 9.34, P = 0.01$)、伴侣间相处方式($\chi^2 = 7.96, P = 0.02$)、婚外情($\chi^2 = 12.11, P = 0.01$)、个性因素($\chi^2 = 11.00, P = 0.00$)、社区对 IPV 的态度($\chi^2 = 10.79, P = 0.01$)、对伴侣实施行为控制($\chi^2 = 18.18, P = 0.00$)及经济控制($\chi^2 = 61.88, P = 0.00$)是亲密关系暴力(IPV)中男性躯体施暴行为的危险因素;结合专业解释,将个体对 IPV 的态度($\chi^2 = 7.45, P = 0.06$)与上述 10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配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固定工作($OR = 7.51, 95\% CI = 1.51 \sim 37.23$)、儿时经历父亲忽视($OR = 3.74, 95\% CI = 1.59 \sim 8.79$)、对亲密伴侣暴力持赞同态度($OR = 5.7, 95\% CI = 1.50 \sim 21.10$)及对伴侣实施经济控制($OR = 10.64, 95\% CI = 4.02 \sim 28.14$)为男性实施躯体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结论 无固定工作、儿时经历父亲忽视、对暴力持赞同的态度、对伴侣有经济控制行为是男性实施躯体暴力的主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 亲密伴侣暴力; 躯体暴力; 生态模型;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 39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580(2014)01-0038-05 DOI: 10.11847/zgggws2014-30-01-12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male physical violence in intimate partners

MA Chao*, WU Lei, HONG Wei(*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1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perpetration among men using ecological model. **Methods** A 1:1 case-control design was adopted and 132 men who perpetrated physical acts of IPV were taken as the study group and 132 normal controls were matched in age and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with the study group.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with brief Conflict Tactics Scale 2rd (CTS2) and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 4 + (PDQ - 4 +). **Results** Ten predictive variable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by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men with low education ($\chi^2 = 13.67, P = 0.03$), men with unstable job ($\chi^2 = 10.70, P = 0.01$), witnessing mother beaten by father in childhood ($\chi^2 = 7.02, P = 0.03$), experiencing neglect by father in childhood ($\chi^2 = 9.34, P = 0.01$), partner's communication pattern ($\chi^2 = 7.96, P = 0.02$), presence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chi^2 = 12.11, P = 0.01$), neighbor's attitude toward perpetration ($\chi^2 = 10.79, P = 0.01$), personality ($\chi^2 = 11.00, P = 0.00$), behavior control ($\chi^2 = 18.18, P = 0.00$), and economic control ($\chi^2 = 61.88, P = 0.00$).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including individual's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 perpetration ($\chi^2 = 7.45, P = 0.06$), the results of matched pair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main risk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le-perpetrated physical violence were men with unstable job (odds ratio [OR] = 7.5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1.51 - 37.23), experiencing neglect by father in childhood (OR = 3.74; 95% CI: 1.59 - 8.79), individual's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 perpetration (OR = 5.70; 95% CI: 1.50 - 21.10), and economic control (OR = 10.64; 95% CI: 4.02 - 28.14). **Conclusion** Man with unstable job, experiencing neglect by father in childhood, individual's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 perpetration, and economic control ar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Key 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hysical violence; ecological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

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指现在或曾经处于亲密关系中的异性伴侣之间发生的躯体攻击、性强迫、心理/情感虐待和控制行为。可以是发生在婚姻内的夫妻间、长期的伴侣关系间、短期的亲密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关系终止后的前伴侣间^[1]。IPV对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均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及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对 IPV 的成因进行了阐释与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暴力行为生态模型,强调从个体的生态环境出发考虑个体的发展,个体生态环境包括交互作用的微系统(个体因素)、中系统(人际交往)、外系统(社会关系发生的背景)和宏系统(社会因素)多个水平,此模型重视多系统因素作用下个体行为发生的过程^[2]。本研

*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9BAI77B05); 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QN10)

作者单位: 1.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医学心理教研室, 北京 100083; 2.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

作者简介: 麻超(1980-), 女, 甘肃民勤人,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家庭关系研究及心理咨询与治疗。

通讯作者: 洪炜, E-mail: hongwei35@163.com

数字出版日期: 2013-12-23 15:02

数字出版网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234.R.20131223.1502.016.html>

究于 2012 年 4—9 月对新疆地区 900 个家庭进行横断面调查基础上,抽取 132 名男性躯体施暴者进行 1:1 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基于生态模型对可能影响施暴行为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新疆农村与城市人口分布比例,结合地域分布特点,采用分层整群方便取样方法,选取地处南疆的喀什地区 300 户、阿克苏地区 100 户,地处北部边境区域的伊犁地区 200 户,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石河子地区 340 户,共 940 户,每户随机抽取 1 名 18~65 岁已婚或有过恋爱经历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9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900 份,有效率为 95.7%。900 人中躯体施暴者 292 人(32.44%),其中男性 179 人(61.30%),女性 113 人(38.70%)。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施暴者以男性居多^[3]。因此,本研究拟以 IPV 中男性躯体施暴者为研究对象,在 179 名男性躯体施暴者中随机抽取 132 人作为施暴组;并在同一居住地按照年龄相差 ± 4 岁进行 1:1 匹配,收集 132 名男性非躯体施暴者作为对照组。躯体施暴组纳入标准:简易冲突策略量表^[4]的严重躯体暴力和伤害 2 维度得分 ≥ 1 分;对照组纳入标准:简易冲突策略量表^[4]的严重躯体暴力和伤害 2 维度均未得分者。

1.2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 2 人一组进行入户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前讲明调查目的与程序,强调保密原则,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工具包括:(1)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比重、伴侣间相处方式、工作状况、精神疾病史、儿时父母忽视经历、儿时目睹或经历家庭暴力及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等。(2)简版冲突策略量表 (Conflict Tactic Scale 2rd, CTS2)^[4]:共 20 项,包括协商、精神暴力、躯体暴力、躯体伤害和性胁迫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分为轻重条目,每个条目按频次计分(没发生过计为 0 分,1 次计 1 分,2 次计 2 分,3~5 次计 3 分,6~10 次计 4 分,11~20 次计 5 分,>20 次计 6 分),有条目发生 ≥ 1 次,则该条目所属维度就记为发生。(3)人格诊断问卷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 4 +, PDQ - 4 +)^[5]:为自陈式量表,共 107 项,包含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自恋型、表演型、强迫型、回避型、依赖型、抑郁型和被动攻击型 12 个维度,每个维度有 7~9 个条目不等,每个条目有否是 2 个选项,以 0、1 计分,其各维度分数以及总分可以作为个体人格特征偏于常态的指标,总分 ≥ 39 分为高分组,

<39 分为低分组,其各维度分数以及总分可以作为个体人格特征偏于常态的指标,总分越高提示被试在个性特征中越有倾向于某种或某几种类型的人格障碍的特质。适合筛查性使用。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 χ^2 检验、Fisher's 确切概率法及条件配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施暴组 132 人,年龄 19~65 岁,平均年龄 (38.42 \pm 10.12) 岁;城镇 36 人 (27.27%),农村 96 人 (72.73%);少数民族 87 人 (65.91%),汉族 45 人 (34.09%);未婚 9 人 (6.82%),已婚 94 人 (71.21%),离异 1 人 (0.76%),再婚 27 人 (20.45%),丧偶 1 人 (0.76%);有精神病史者 3 人 (2.27%)。对照组 132 人,年龄 19~65 岁,平均年龄 (37.70 \pm 10.84) 岁,城镇 39 人 (29.55%),农村 93 人 (70.45%);少数民族 78 人 (59.09%),汉族 54 人 (40.91%);未婚 14 人 (12.88%),已婚 89 人 (67.42%),离异 3 人 (2.27%),再婚 23 人 (17.42%),丧偶 3 人 (2.27%);无精神病史者。施暴组与对照组年龄、城乡、民族、婚姻状况及精神病史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2.2 不同特征施暴组与对照组分布情况比较 (表 1) 不同受教育程度、最近 1 年工作状况、个性因素 (PDQ - 4 + 得分)、儿时是否经历被父亲忽视 (成长过程中父亲是否经常在家)、儿时是否目睹父亲打母亲的施暴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3 施暴组与对照组婚恋关系及社区层面相关因素比较 (表 2) 不同伴侣间相处方式、婚外情情况、对伴侣实施行为控制、经济控制及社区对 IPV 的态度的施暴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4 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躯体暴力施暴行为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以是否发生躯体暴力行为作为因变量 (未发生 = 0,发生 = 1),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10 个变量 (受教育程度、最近 1 年工作状况、儿时目睹父亲打母亲、儿时经历父亲忽视、伴侣间相处方式、婚外情、个性因素、社区对 IPV 的态度、对伴侣实施行为控制及经济控制)及个体对 IPV 的态度 (在单因素分析时 $P > 0.05$,但结合专业解释,仍将其作为自变量^[1])引入多因素配对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个体对 IPV 持赞同的态度、无固定工作,成长经历过程中经历父亲忽视,以及有对伴侣实施经济控制行为是男性躯体施暴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

表 1 不同特征施暴组与对照组比例比较

特征		施暴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人数	%	人数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4	25.76	29	21.97	13.67	0.03
	初中	65	49.24	45	34.09		
	高中或中专	15	11.36	16	12.12		
	大学及以上	18	13.64	42	31.82		
收入比重	<50%	7	5.30	14	10.61	2.54	0.11
	≥50%	125	94.70	118	89.39		
您觉得家庭有经济压力吗	没有压力	25	18.94	37	28.03	3.18	0.20
	有压力	58	43.94	54	40.91		
	压力很大	49	37.12	41	31.06		
最近 1 年工作状态	无工作	18	13.64	15	11.36	10.70	0.01
	无固定工作	42	31.82	21	15.91		
	有固定工作	63	47.73	84	63.64		
	已退休	9	6.82	12	9.09		
您是否吸烟	否	55	41.67	56	42.42	0.02	0.90
	是	77	58.33	76	57.58		
您是否饮酒	否	69	52.27	58	43.94	1.84	0.11
	是	63	47.73	74	56.06		
个性因素(PDQ-4+得分)	≥39分	108	81.82	84	63.64	11.00	0.00
	<39分	24	8.18	48	36.36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母亲是否	从不在家	4	3.03	3	2.27	0.34	0.37
	很少在家	6	4.55	5	3.79		
	经常在家	122	92.42	124	93.94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父亲是否	从不在家	11	8.33	9	6.82	9.34	0.01
	很少在家	47	35.60	26	19.70		
	经常在家	74	56.06	97	73.48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父亲是否打过您的母亲	从不	46	34.85	59	44.70	7.02	0.03
	很少	54	40.91	57	43.18		
	经常	32	24.24	16	12.12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母亲是否打过您的父亲	从不	112	84.85	119	90.15	1.75	0.42
	很少	18	13.64	12	9.09		
	经常	2	1.52	1	0.76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父亲是否打过您	从不	22	16.67	34	25.76	4.44	0.11
	很少	88	66.67	84	63.64		
	经常	22	16.67	14	10.61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母亲是否打过您	从不	55	41.67	56	42.42	0.02	0.99
	很少	73	55.30	72	54.55		
	经常	4	3.03	4	3.03		
我认为,如果妻子做错了事,丈夫有权惩罚她	极为赞同	24	18.18	21	15.90	7.45	0.06
	赞同	42	31.82	33	25.00		
	反对	55	41.67	52	39.39		
	极为反对	11	8.33	26	19.70		

表 2 施暴组与对照组婚恋关系及社区层面相关因素比较

项目		施暴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人数	%	人数	%		
您与伴侣的相处方式	互相商量,较为民主	47	35.61	69	52.27	7.96	0.02
	我听伴侣的/伴侣听我的	81	61.36	60	45.45		
	谁也不管谁	4	3.03	2	1.52		
您觉得您现在的或最近一个伴侣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婚外情情况)	绝对有	4	3.03	4	3.03	12.11	0.01
	可能有	10	7.58	2	1.52		
	可能没有	36	27.27	21	15.91		
	绝对没有	82	62.12	105	79.55		
我曾阻止伴侣与亲人、朋友或同事交往(行为控制)	是	108	81.82	87	65.91	18.18	0.00
	否	24	18.18	45	34.09		
我不让伴侣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经济控制)	是	81	61.36	19	14.39	61.88	0.00
	否	51	38.64	113	85.61		
我社区里的人们认为,如果妻子做错了事,丈夫有权惩罚她	极为赞同	24	18.18	19	14.39	10.79	0.01
	赞同	54	40.91	39	29.55		
	反对	50	37.88	58	43.94		
	极为反对	4	3.03	16	12.12		

表 3 男性躯体暴力行为影响因素多因素配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参照组	β	S_x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 CI	
最近 1 年的工作状况	无工作	已退休	1.10	0.85	1.66	0.20	3.00	0.56 ~ 15.99
	无固定工作		2.06	0.82	6.09	0.01	7.51	1.51 ~ 37.23
	有固定工作		0.22	0.67	0.11	0.73	1.25	0.34 ~ 4.64
您成长过程中父亲	从不在家	经常在家	0.20	0.70	0.08	0.78	1.22	0.31 ~ 4.83
	偶尔在家		1.32	0.44	9.15	0.02	3.74	1.59 ~ 8.79
					9.17	0.01		
我认为,如果妻子做错了事,丈夫有权惩罚她	极为赞同	极为反对	0.65	0.67	0.96	0.33	1.92	0.52 ~ 7.12
	赞同		1.75	0.66	7.00	0.08	5.70	1.50 ~ 21.10
	反对		0.91	0.56	2.67	0.10	2.48	0.83 ~ 7.37
我不让伴侣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	有	无	2.36	0.50	22.68	0.00	10.64	4.02 ~ 28.14

3 讨论

本研究从生态理论的角度,对可能影响家庭暴力中男性躯体施暴行为发生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施暴组以受教育程度较低、无固定工作或无工作者居多,可能与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个体压力水平增高诱发暴力行为,或由于个体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但为了获得伴侣间的控制权而使用暴力有关。本

研究中,施暴组人格偏离常态者居多(81.82%),以往研究也指出,暴力男性有更多的反社会人格、边缘型人格以及广泛的人格偏离或障碍^[6]。本研究发现,认为伴侣有婚外恋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施暴行为,这也提示在社区进行伴侣间沟通方式的辅导非常必要。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无固定工作、成长过程中父亲忽视的经历、对 IPV 持赞同态度及对伴侣实施

经济控制会增加男性的施暴行为的可能性。虽然有研究认为长期的无固定工作可能与个体自身的个性因素有一定关系^[7],但值得指出的是,无固定工作状态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可能会影响伴侣间关系,从而引发 IPV^[8-9]。以往研究尤其重视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10],大量研究证实,儿童期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能够增加其成年后成为施暴者的可能性^[11-14],但较少有研究关注到早期家庭环境中的另一个因素,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父母忽视行为。Straus 等^[15]的研究曾指出儿时有过越多父母忽视行为经历的人,其成年后出现攻击和伤害伴侣行为的可能性会越大,本研究进一步的细化了此结果。即父亲对早年个体的忽视行为是个体在以后的伴侣关系中发生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父亲在孩子自我认同的发展、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以及教导孩子发展出控制愤怒情绪的适切性策略方面尤为重要。此外,对暴力持赞同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家庭暴力行为发生的重要预测因素,本研究与此结论一致^[16]。

暴力态度可能与早年的负性经历有关,目睹或经历暴力的个体更可能对暴力行为“合理化”和“正常化”,从而增加其成年后施暴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是否可以考虑将经济控制纳入亲密伴侣暴力的分类中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对 IPV 的分类比较一致是包括躯体暴力、言语暴力和性暴力,有相关研究对 IPV 表现形式划分中已包括有经济暴力^[17]。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伴侣实施经济控制是 IPV 中男性躯体施暴的危险因素之一。IPV 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关系中的个体极少从关系开始建立的时候便知道其伴侣是施暴者,但施暴者通常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控制行为。处在伴侣关系开始阶段受暴者可能对这种控制理解为伴侣对他的“爱”和“在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因为摆脱控制而引发争执与冲突,从而增加暴力行为发生的风险。根据生态模型,IPV 中男性躯体施暴行为受到多层因素影响,对影响因素全面与细致地把握与理解为研究者与相关工作人员在预防与减少 IPV 中男性施暴行为并进行跨机构合作实践方面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Harvey A, Garcia-Moreno C, Butchart A. Primary preven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background paper for WHO expert meeting [C].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Violence and Injury Prevention and Disability, 2007.

- [2] Krug EG, Mercy JA, Dahlberg LL, et al. 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J]. *Lancet*, 2002, 360(9339): 1083-1088.
- [3] Romans SE, Poore MR, Martin JL. The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J]. *Med J Aust*, 2000, 173(9): 484-488.
- [4] Straus MA, Douglas EM. A short form of 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and typologies for severity and mutuality [J]. *Violence Vict*, 2004, 19(5): 507-520.
- [5] 杨蕴萍, 沈东郁, 王久英, 等. 人格障碍诊断问卷 (PDQ-4+) 在中国应用的信效度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10(3): 165-167.
- [6] Ehrensaft MK, Moffitt TE, Caspi A. Clinic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s in an unselected birth cohort: men's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J]. *J Abnorm Psychol*, 2004, 113(2): 258-270.
- [7] Archer J. Sex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between heterosexual partne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 *Psychol Bull*, 2000, 126(5): 651-680.
- [8] Tsui KL, Chan AY, So FL, et al. Risk factors for injury to married wome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in Hong Kong [J]. *Hong Kong Med J*, 2006, 12(4): 289-293.
- [9] Caetano R, Field CA, Ramisetty-Mikler S, et al. The 5-year cour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White, Black, and Hispanic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05, 20(9): 1039-1057.
- [10] 毋嫒, 洪伟. 婚姻中严重躯体施暴者人格类型及特征分析 [J]. *中国公共卫生*, 2012, 28(12): 1618-1620.
- [11] Jeyaseelan L, Sadowski LS, Kumar S, et al. World studies of abuse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risk factors for phys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 *Inj Control Saf Promot*, 2004, 11(2): 117-124.
- [12] Roberts AL, Gilman SE, Fitzmaurice G, et al. Witnes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ldhood and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adulthood [J]. *Epidemiology*, 2010, 21(6): 809-818.
- [13] Djikanovic B, Jansen HAFM, Otasevic 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erb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10, 64(8): 728-735.
- [14] 赵幸福, 张亚林, 付文青, 等. 家庭暴力循环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公共卫生*, 2008, 24(5): 631-632.
- [15] Straus MA, Savage SA. Neglectful behavior by parents in the life histor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17 countries and its relation to violence against dating partners [J]. *Child Maltreat*, 2005, 10(2): 124-135.
- [16] Foshee VA, Karriker-Jaffe KJ, Reyes HL, et al. What accounts for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An examination of intrapersonal and contextual mediators [J]. *J Adolesc Health*, 2008, 42(6): 596-604.
- [17] Gulec Oyekcin D, Yetim D, Melih Sahin E. Psycho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various typ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 *Turk Psikiyatri Derg*, 2012, 23(2): 75-81.